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後西遊記 第三十回 造化弄人 平心脫套

詩曰： 慢道天操人事權，人心誰肯便安然，  
卑田乞食還謀祿，鬼錄登名尚望仙，  
不到烏江誇蓋世，未思黃犬肆熏天；  
雖然都是貪嗔妄，又道心堅石也穿。

話說小行者與沙彌，尋到造化山要救師父，聽那山神說出造化小兒許多利害，又說無門。小行者不信，喝退山神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說，禍福無門，惟人自召。我與他無一毫相干，他怎將我師父、師弟藏在山中，便是他自開禍門了，我去尋他，卻怪我不得了。」遂提著金箍鐵棒，同沙彌滿山尋門。尋不著門，遇見大石攔路，便兵兵一棒打得粉碎。東打一塊，西打一塊，直打得石火如寒星，滿山亂迸；石塊如驟雨，滿山亂滾；石聲如春雷，滿山亂響。嚇得守四山的山神、土地，心慌膽戰，亂紛紛都來報與小天公知道。

卻說這造化小兒，自陰、陽二妖解送了唐長老與豬一戒來，他已知師徒四人是佛門證果之人，害他不得。不過要他苦歷多魔，以堅道念，將那唐長老與豬一戒送在一個魔難圈裡住下，每日原好好供給。過不得一兩日，忽陰、陽二妖敗陣逃來，哭訴於造化小兒求他幫助道：「我二人雖不才，也忝居二氣，參贊小主公化育，就是有時以寒熱加人，也是理之當然。怎麼這孫小行者倚著他有神通，能變化，竟將我鎮山碑推倒，山澤鑿通，致使二氣混為一氣，寒不成寒，熱不成熱，叫我二人陰陽無準，禍福皆差，怎生為人？就是前日設陷阱捉他師徒二人，亦不過要他回心伏善。爭奈這和尚□分德懶，轉半夜三更變化潛身入洞，要暗害我二人性命。若不是我二人細心提防，此時首級已被他取去了。今又被他趕殺到此，此恨深如大海，求小主公大展神功，將那小行者圍住，以報此仇，則主公之恩同再造也！」造化小兒道：「這些事我已盡知，但這四個和尚與眾不同。那個唐半偈，他雖無前因，卻一心清淨，實參佛教正宗，怎好將他魔弄？那個孫小行者，他乃天生石猴，又得了祖傳大法精神，無敵變化多端，又不貪不淫，無掛無礙；又且動靜隨心，出入自得。你二人雖能生人、生物，卻是依樣葫蘆，縱能代燴四時，亦不過照常行事，怎能圍得他住？」陰、陽二妖道：「據小主公這等說來，則是天地間惟有這和尚獨尊，造化、陰陽俱屬無用了。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不是造化陰陽無用，而造化、陰陽用於不當之時，則為無用矣！不是這和尚獨尊，這和尚實稟造化陰陽至精至靈之氣而生，故獨尊耳。」陰、陽二妖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為人也要體面，難道被他凌辱一場，就輕輕罷了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等他來時，待我將圈兒奈何他一番，使他不敢輕薄你我，然後做個人情放了他去，方可保全兩家體面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山神、土地紛紛來報道：「孫大聖的後人孫小聖在外面，要求見小天公，因為尋不著門路，不得入來，著了急，動了氣，將金箍鐵棒滿山亂打，將那些奇峰怪石都打得粉碎！若再打半日，連山都要打崩哩！求小天公早早處治。」造化小兒尚未開口，陰、陽二妖早聳說道：「這和尚忒也大膽！怎主公門前也如此放肆，若不處他，成個什麼模樣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們不必著急，待我出去奈何他一番，與你們出出氣吧。若要滅他，他乃後天靈竅所鍾，如何滅得？」便將身在山石嵯峨之中往上一縱，那些山石就象虛空的一般，絲毫無礙。這一縱，直縱到一個最高峰頂上，盤膝坐下，高叫道：「孫小猴兒快來見我，我在這裡。」

小行者正在山中乒乒乓乓打得燥皮，忽聽見有人叫孫小猴兒，大怒道：「誰人敢大膽無禮叫我孫老爺的名字？」收住鐵棒四下觀看，卻不見有人。正然疑惑，忽又聽得當頂上又叫一聲：「孫小猴兒快來！」急抬頭看時，只見隱隱的有個人坐在萬丈高的尖峰上叫喚，心中暗想道：「這定是造化小兒賣弄手段，裝這賊腔要驚嚇我哩！我若立在地下仰面與他說話，不象模樣，就是跳在空中站在雲上也不為奇。」卻將金箍鐵棒扯，扯得與他尖峰一般長，壁直立的豎在山前，將身一縱，直縱到鐵棒梢頭，與他對面坐下。再看時，果然是個小兒，論年紀只有□三、五歲，便問道：「你這小哥想就是造化小兒了。你小小年紀，只該請個先生在學堂裡去讀書，怎敢結連陰、陽二妖逞凶恃惡，將我唐師父與豬師弟陷害，藏在洞中！我孫老爺尋將來問罪，就該大開洞門，請我進去，負荊請罪，怎又閉門不納，叫我在這空山裡敲石覓火，打草驚蛇。你怕打崩了這座山，卻又弄虛頭，坐在這峰尖上叫名叫姓的犯上。總是娃子家的見識，我也不計較你，只要你知機識竅，快快送出師父來，讓我們西行，我還叫師父替你念卷長壽經，保佑你快長快大。」造化小兒聽了嘻嘻笑道：「小猴兒不要油嘴！莫說你才從石頭裡鑽出來，嘴邊的土腥氣尚還未退，就是你老猴子如今成了佛，也還算不得我孫子的孫子哩！」小行者忍不住大笑道：「天下人說大話也沒有似你的，我且問你有多少年紀了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若問我的年紀，那與天同生與地同長久遠無稽的話，說來你也不信，只就眼面前人所共知者：我在周文王列國時曾撞見孔夫子，與他論日遠近，被我三言兩語難倒了，到如今也有二、三千年了，你這小猴子還不知在哪裡做畜生哩！」小行者道：「你小兒家信口荒唐，總聽不得，我也不耐煩盤駁你了。只問你，如今還是斯斯文文送出師父來，還是要我動粗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要斯文就斯文，要動粗就動粗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斯文便怎樣？動粗卻又是怎樣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斯文是以禮相求。若叫你們行那五拜三叩頭君臣之禮，諒你這山野小猴兒怎生曉得。只要你跪在山前，求我小天公廣好生之德饒了吧，我就叫陰、陽二大王消消氣，放出師徒來還你；你若不知好歹，倚著有些蠻力氣，拿得動這條哭喪棒，又倚著心靈性巧，會做幾個戲法兒哄騙愚人，便要動粗。若動粗時，我也沒有槍刀殺你，只有一個小小圈兒將你套住，叫人牽了到城市中去跳，倒也是一樁好生意。若要你師父前往西天，這卻莫想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我說你是小哥家，終說的是娃子話，我老孫見玉帝只唱得一喏，怎倒來跪你。我老師父從大唐到此，上等的妖魔也見了幾個，縱能作魔作梗，並不能阻他西行。你這小兒不過靠著命好，時運利，有些造化，糊糊塗塗在黑漆桶子裡暗暗弄人。我老師父心即天，性即佛，怎說個西行莫想？若說要跳圈倒好耍子，但不知這個圈兒是方的？是圓的？是長的？是短的？是大的？是小的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這小猴兒真是初世為人，一個圈兒自然是圓的，哪有方的長的各樣的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小哥家曉得些什麼？我說與你聽。圓的叫做太極圈，方的叫做四維圈，長的叫做兩頭日月圈，短的叫當中方寸圈，大的叫做無外圈，小的叫做針眼圈；太極圈是乾坤跳的，四維圈是東西南北跳的，無外圈是須彌山跳的，針眼圈是芥子跳的；就是圓圈內還有雙圈叫做鼻孔圈，還有套圈叫做連環圈，還有交圈叫做黃道赤道圈。許多名色，怎說只得一個圓圈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圈名雖有許多，合來總是一個。但我的圈兒又與你說的不同的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的圈兒又怎麼不同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我的圈兒雖只一個，分開了也有名色，叫做名圈、利圈、富圈、貴圈、貪圈、嗔圈、痴圈、愛圈、酒圈、色圈、財圈、氣圈，還有妄想圈、驕傲圈、好勝圈、味心圈，種種圈兒，一時也說不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這些圈兒都是些小節目，有甚大關係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說的圈兒關係雖大，要跳卻容易；我的圈兒節目雖小，卻一時跳不出。」小行者道：「要跳不出，除非與你一般，也是個小兒。若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，哪裡圈得他住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據你這等誇口，也要算做一個頂天立地的漢子了，敢與我打一個賭賽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怎生樣打賭賽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師父現今已捉在我山上，我雖念他是個好和尚，不忍加害，也沒個輕輕放之理。今卻與你打一個賭賽。」就在袖中取出一個圈兒，拿在手中道：「你若有本事跳出我這個圈子，我情願與你聯盟結成契友，送你師父西行；若是你沒手段，跳不出我的圈兒，莫說師父莫想西行，連你這小猴兒真真要牽去做買賣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就打一個賭賽要兒也好，只是沒個證見，你小兒家輸了，要放羊撒賴卻處？」造化小兒道：「你不要多疑，好人口裡說的話，哪裡有賴之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是我多疑，只因你的名聲壞了，哪個不說造化小兒是個無賴小兒！也罷，我老孫也不怕你賴了，就與你賭一賭。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我倒不賴，只怕你要賴也賴不得。」遂將手中一個名圈，照小行者劈頭擲來。那圈兒在造化小兒手中，不過數寸大小，及拋在空中，便象房子大的雞籠一般，從頭上罩將下來。小行者抬頭一看，只見那圈兒果然有些妙處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團團如一輪月鏡，剖作虛離；彎彎似兩座虹橋，合為太極。非金打就，光艷艷儼然一道金箍；

豈竹編成，細鱗鱗宛似千層竹網。不密不稀，圍轉來疏而不漏；又寬又窄，鑽人去綽乎能容。當頭罩下，受悶氣不啻蒸籠；失足其中，被拘攔渾如鐵桶。非千仞高牆，孰敢踰而出走；僅一層薄壁，誰能鑿而偷光？雖木不囊頭，只覺上天無路；縱縲非械足，也如畫地為牢。千古牢籠，不離此道；終身輪轉，未有他途。

小行者看見圈兒劈頭罩來，欲待飛身走了，不入他圈兒，卻又說過賭鬥，只得跳起身立在空中，順手將鐵棒帶起往上一迎，那圈兒早套在身上。套便套在身上，卻上下兩頭是空的，又遠遠不能近體。小行者暗想道：「這樣東西怎生弄人？莫非造化有甚微妙之處？」又將身往上一縱，直跳到半空，再看時，圈兒已不在身上，急急落將下來。

此時，造化小兒已不在峰尖，竟到山前一塊大石上坐著。小行者看見，走到面前笑道：「你真是個小兒，這樣東西也要我孫老爺費力。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我見你會說嘴，只道你有些名望，故將這名圈兒與你受用。誰知你原是個石猴兒，內無親黨之譽，外無鄉曲之稱，故暗暗無聞做了個游方和尚，這名圈兒如何有你的分？原是我差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小哥你哪裡曉得？名者實之賓也！我老孫有其實，所以無其名。這些閑話都不要說，既已賭輸，快去請我老師父出來西行就是了。」造化小兒道：「去是與你去，只是你這小猴兒既不為名，必然是個利徒。我有一個利圈兒，你敢再進去耍耍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一個與百個同，怎麼不敢進去？」造化小兒聽見小行者不推辭，便取出利圈兒，照小行者當頭攢來。小行者任他套來，毫不介意，等他套來卻從從容容跳將出來，無掛無礙。造化小兒見了笑道：「卻看你這小猴子不出，竟造到名利兩空了。也罷，也罷！有心結識你，一發試你一試。」便將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個圈兒一齊攢出。那小行者看見，不慌不忙，來一個跳一個，來兩個跳一雙，就象蛟龍出穴，鸞鳳離巢，一霎時，三、四個圈兒都被他跳出跳入，弄做個傳舍。跳完了，哈哈的大笑道：「小兒，小兒！我聞你一生造化高，今日撞見我老孫，只怕要造化低了哩！」造化小兒並不答應，又取出貪、嗔、痴、愛四個圈兒，一連攢將來。小行者跳到得意之時，便道：「來得好，來得好！也是我跳一場。」側著身軀，歪著肩膀，東頭跳到西頭，西頭又跳到東頭，又象玉女穿梭一般。造化小兒看見，暗暗喝采道：「好個石猴兒！果然天地不虛生，人心著不得假。我想這猴子雖酒、色、財、氣無侵，貪、嗔、痴、愛不染，你看他跳來跳去□分快活，定是個好勝之人，只消一個好勝圈兒，必然圈住。」忙忙的取出個好勝圈兒來，對小行者說道：「只這一個圈兒，你若是再能跳出，便真要算你是個好漢了，只得放你師父西行。」小行者笑道：「許多既已領過教，何在這一箇？請速速套來，莫要誤了我老師父的程途。」話還未曾說完，造化小兒已將圈兒拋來，套在小行者身上。小行者正說得興興頭頭，不期這個圈兒到了身上，便覺有些手慌腳忙，不象前邊從容自然，怎見得那圈兒利害？但見：

上雖無蓋，而銅麒麟莫敢出頭；下雖無底，而鐵足漢不能伸腳。緊則緊，絕不露拘攔之跡；鬆則鬆，宛然如縛束之神。有時圍頂，湊成兩道金箍；忽爾攔腰，又緊一條玉帶。百般布擺，東到東，西到西，布擺不開，千計遁逃，左則左，右則右，遁逃莫脫。不知與我何親，同行同止，如恩愛之難分；又不知與我何仇，相傍相隨，似冤家之不離。縱然套人非我之願，雖天巧設之陷阱；試思好勝是誰之心，實人自投之網羅。

小行者被圈兒套住，欲往上跳，不期那圈兒就跟著他上去；欲往下鑽，不期那圈兒就跟著他往下去，欲將身子變大，那圈兒就隨著他的身子也大了；欲將身子變小，那圈兒就隨著他的身子也小了。周圍雖稀稀透亮，及要變化去鑽，卻又沒絲毫縫兒。欲要使金箍棒打開，卻又地方窄狹，施展不開；欲要用拳頭去打，卻又軟膿膿無處用力。急得他就似雀鳥一般，只在內團團跳轉。造化小兒看見大笑道：「小猴兒怎不跳了出來？你的英雄哪裡去了？」小行者聽見，氣得暴躁如雷，狠的一聲道：「就連天也要撞通了。」雙手攥著鐵棒，盡力往上一跳。他一跳，帶著圈兒就如弩箭一般往空中直射。不期恰遇著李老君帶了兩個道童兒在空中，卻不提防這小行者，套著個圈子，持著鐵棒，兜禱裡往上一撞，直撞著李老君的卵包，一時疼痛難禁，呀的一聲，一個倒栽蔥跌倒在空。虧得兩個童兒上前扶起，李老君爬起來一把捉住，喝道：「什麼潑神，敢大膽無禮撞我一跌？」再看時，卻是孫小行者套著一個圈子在空中亂跳哩。便罵道：「賦猴頭！你要幹那討飯的營生，也須看看地方，敲得鐘鏹，叫人走開，好讓你跳李三娘挑水或是關雲長獨行千里。怎聲也不做，硬著頭往人禱裡直撞？幸是我的卵袋碰著你的頭，倘或碰著你那條哭喪棒，豈不連我性命都傷了！」

小行者看見李老君跌了一跤，自知理短，連忙賠罪道：「老官兒莫怪，是我被人暗算，一時上來急了，沖撞了你老人家。」李老君道：「你這賊猴頭！一生要討人便宜，怎今日也被人暗算？你且說被哪個暗算弄成這等一個模樣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不要說起，說起也羞人。我因保師父唐長老西天求解，路過陰陽二氣山。陰山太冷，陽山太熱，我師父走不過去，故我用手段將他陰陽鑿通，便冷熱均平。陰、陽二妖惱了，就暗設陷阱將師父與豬一戒捉去。我去尋他取討，他鬥我不過，又將師父與一戒送在造化山造化小兒處藏了；我尋到造化山，那小兒甚是懶，不與我廝殺，只將這個圈子與我打賭鬥，叫我跳出他的圈兒，就送我師父西行。初時，是兩個名、利圈兒，我已跳出；次後，又是酒、色、財、氣四個圈兒，我也跳出；後又是貪、嗔、痴、愛四個圈兒，我又跳出；臨後，他急了，遂將他娘的這個圈圈子套在我老孫頭上，叫我跳進跳出，跳得滿身似水，他只不肯放我。我沒法奈何，只得硬著頭皮往上亂撞，指望撞得出頭，脫離他的孽海；不期做和尚的命苦，又撞到你老官兒的禱裡來。也是一緣一會，千萬個神通，教我出這圈子來，足感高情。」李老君笑道：「你這個賊頑皮，天不怕地不怕，今日一般也弄倒了！那造化小兒乃天地間第一個最精細最刁鑽之人，你卻尋上門去惹他，自討此苦吃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哪個去尋他？只因師父被他陷害了，不得不尋他。別的事不要你多管，只要你替我將這個圈兒除去就好了。」李老君道：「別的事都還容易，要去這個圈兒卻是不能。」小行者聽了吃驚道：「前面許多圈兒都被我輕輕跳出，這個圈兒就是難些，畢竟有個脫法，怎說不能？」李老君道：「若論你這賊猴子，自家弄聰明，逞本事，就叫你糊糊塗塗在這個圈子裡坐一世纔好。只怕誤了你師父的求解善緣，與你說明白了吧。造化小兒哪有什麼圈兒套你，都是你自家的圈兒自套自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圈兒分明是他套在我身上，怎反說是我自套自？」李老君道：「圈兒雖是他的，被套的卻不是他。他把名、利圈套你，你不是名利之人，自然套你不住；他把酒、色、財、氣圈兒套你，你無酒、色、財、氣之累，自然輕輕跳出了；他把貪、嗔、痴、愛圈兒套你，你無貪、嗔、痴、愛之心，所以一跳即出。如今這個圈兒我仔細看來，卻是個好勝圈兒。你這潑猴子，拿著條鐵棒，上不知有天，下不知有地，自道是個人物，一味好勝。今套人這個好勝圈兒，真是如膠似漆，莫說你會跳，就跳通了三□三天，也不能跳出。不是你自套，卻是哪個套你？」小行者聽了，嚇得啞口無言。李老君道：「你也不必著驚，好勝不過一念耳。」小行者聽了大悟，嘆道：「我只道好勝人方能勝於人，今未必勝於人，轉受此好勝之累。罷罷罷！如今世道，只好呆著臉皮讓人一分過日子吧。」便把鐵棒變小了，放在耳中，就要別了老君，下到造化山去。老君道：「你下去做什麼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有什麼做？不過見造化小兒下個禮，求他除去圈兒，放我師父出來。」老君道：「你既轉了好勝之念，又何必求他？你再跳跳著。」小行者真個又跳一跳，早已跳出圈兒之外，喜得他抓耳揉腮，滿心快活道：「原來無邊解脫，只在一念，那些威風氣力都用不著的。多謝老官兒指教！今日且別過，改日再造府奉謝吧。」老君笑道：「謝倒不消，只是你碰得我那卵包還有些疼，須替我呵兩口纔好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問倒不難，恐怕呵腫了，弄成個大氣包，夾著難走路；莫若回去坐在丹房裡自家揉揉吧。」李老君笑著帶領兩個童兒去了。正是：

人事無非跳，乾坤都是圈；

縱教圈滿世，不跳也枉然。

小行者別了老君，手提著好勝圈兒落下雲頭，仍到山前。那造化小兒早已盡知此情，先迎著說道：「這都是老聘這賊道多嘴。雖他多嘴，也虧你心靈性巧，轉念得快，既已悔過，可跟我來領你師父去吧。」小行者還打算瞞著他，說自家跳出的大話，不期他事事皆知，便不敢說慌，只說道：「你既肯放我師父西行，閑話都不必提了，圈兒還你吧。」便將圈兒往造化小兒頭上攢來，造化小兒一手接住，就一手往山前一指，只見山前早現出一座洞府，重門朱戶，碧瓦黃牆，宛然天宮帝闕。小行者看見笑道：「原來有

這樣好所在在裡面，卻叫我在門外與木石為伍。人都叫你做小天公，依我看來，甚不公道。」造化小兒道：「我怎麼不公道？一座宮闕明明在此。但你初來，一團驕傲，沒有造化，故尋不見；如今你回過心來，造化到了，故看得見。此皆你心有偏私，怎倒怨我不公道？」遂同了小行者、沙彌人去，早有許多天吏、職司兩邊伺候。造化小兒到了大殿上，升了寶座，陰、陽二大王俱來朝見。造化小兒道：「我與你明變乾坤，乃是一大天，唐大顛與孫履真潛修性命，乃是一小天。名雖有大小之分，道理卻是一般，豈可自相殘賊？他雖擅自推碑，鑿通山澤，也不過急於西行，不為大過；縱有逞強之罪，今已悔心講明，不必再論。你二人回原山去供修職業吧。」陰、陽二大王已見造化的圈兒俱套他不倒，料爭鬥也無用，又見小主公這等分說，只得唯唯聽命回去了。造化小兒方叫取出唐長老師徒二人並行李、馬匹來，對著唐長老道：「你師徒四人精心奉佛，我代天施化，本不該圈留你在此，但從來道心必經魔難而後堅，圈留者正堅你道念耳。」唐長老聞言，合掌頂禮，再三致謝。造化小兒又叫備齋，請他師徒飽餐一頓，然後送他出山西行。正是：

乾坤雖阻絕，不礙一心行。

不知唐長老師徒此去又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